

也说高邮咸鸭蛋

□王树兴

挑剔的食客，他们认为高邮咸鸭蛋好就够了。高邮咸鸭蛋也需要老蒋这样的口碑制造者。高邮的鸭蛋好是因为水乡的生态好，我家乡湖河大，湾汊多，水面阔广，鸭子可以坦坦地吃含脂肪量高的螺蛳小鱼小虾。

清明节前后是高邮人腌咸鸭蛋的好时节。近日在读的《酸甜苦辣咸》一书里就说到，作者是被大陆誉为“中华谈吃第一人”的台湾老作家唐鲁孙。

七十年前抗战胜利，唐先生家收回了在苏北被日伪霸占的盐栈。“盐仓虽然八年未用，可是碱基石滩，积存的盐卤厚达尺余，只需抬开石方把盐卤清扫，以利行卤。栈里有位旧同事，高邮人周荣文，知道要清理盐沟，特地从高邮买了五百枚双黄蛋来相贺，并且雇工挑来腌咸菜老汤（他家是开酱园的）。先把盐卤用咸菜汤稀释跟泥土搅成浓浆，然后把鸭蛋用浓浆糊匀，放入绍兴酒坛子里，搁在不见阳光的盐仓里。冬季大概六十天，夏季五十天，就可以洗清煮熟供餐了。除了黄沙臊足，夏天用来吃荷叶稀饭，玉液金浆，清馨润滑，可算一绝。”

唐先生这段文字是我读到的写腌制高邮咸鸭蛋比较详尽的，也比较有趣的文字。可惜他没有说到腌蛋的泥，我知道最上乘的是醇香的、碾碎的酒坛封口泥。乡贤汪曾祺说到家乡的特产咸鸭蛋，有生、勾人的文字，读来让人垂涎欲滴。只可惜少怎么腌蛋的描述。袁枚的《随园食单》里有，寥寥数语，读了难得要领。

我的朋友老蒋是北京一家文化公司的老总，也是一个著名的老饕，说好听点是美食家。每年夏天他都要向我讨几只高邮咸鸭蛋回去吃。好几年了，他坚持不懈地向我索要腌咸鸭蛋的秘方。老蒋认为，高邮咸鸭蛋这么好吃腌制一定有配料甚至古法。我告诉他，我们家的咸鸭蛋，他觉得非常好吃的，就是用盐水腌的，没什么窍门、秘诀。这两年我父亲不再在家里腌蛋，从乡下人那里收来鸭蛋送到蛋品厂“来料加工”。糊上黄泥的腌蛋到我手上，到可以食用的时候，我洗去黄泥给老蒋。对老蒋我忘不了交代一下，是腌了35天还是40天的，老蒋撇嘴，他认为高邮咸鸭蛋在要出油不出油的时候是最好吃的。不是他对我说，而是他的饭友告诉我的。老蒋他们一帮饭友轮流坐庄请客，他们来自天南海北，每人每次得贡献有一两特产食材，这是必须的。老蒋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正宗的高邮咸鸭蛋，大家听他说过多次，这是他的高邮朋友，一位做乡长的朋友着人到农户家收的散养鸭蛋，数量也就少得可怜，还是用上乘的海盐拌宜兴的黄泥腌制的。老蒋吹的一套传到我这里来我只能笑笑，他是山西人。他的饭友们都是

咸鸭蛋这些年我已经很少送人了，作为礼物送人，一箱少，两箱多，而好面子的本乡人有时候是双手提满了送人。有位外地朋友告诉我，咸蛋这东西吃几只还可以，多了越吃越不是个味道。他拜托我以后千万不要再送了，好几次他都是吃一半，糟蹋一半。

我算是遇到直言不讳的朋友，送礼送不好遭人怨岂不是得不偿失？

其实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带到北京的咸鸭蛋要是不送一些给朋友，时间长了蛋也就变质，蛋黄在出油以后，先是有个小核，慢慢地核越来越大，直至整个蛋黄板硬，口感也绝不是原来的了。在天气干燥的北方还好，在潮湿的南方，还有着变臭滋生蛆虫的可能。

我尝试过很多种保存咸鸭蛋的方法，譬如用凉开水洗去咸泥，浸了低盐水之后装进密封袋，煮熟了搁冰箱里低温冷藏，甚至进行过速冻试验。效果都不是很好。

近日得知，高邮菱塘在扬州做清真美食的张先生先找到了应对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分期食用、分期包装的问题。他在申请专利，一盒咸鸭蛋分四层包装，第一层是腌制了35天可以立即食用的，第二层是25天的，第三层……第四层是刚腌制的，可以在四五十天以后食用。

先军先生开发清真蛋品可以增加高邮咸鸭蛋的品种和市场，现在的市场消费有很细的划分，很多地方“清真盐”是盐的一个品种，比普通食用盐价格要高。他还想开发低盐的、适合高血压患者吃的咸鸭蛋。真是有心人。

高邮做蛋品的有蛋香不怕巷子深的思想，反正咸鸭蛋冠以高邮的牌子好卖，少深度的经营。高邮咸鸭蛋需要升级的不仅仅是生产工艺，要优化的也不仅仅是包装，就怕还有文化方面的、科普方面的。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曾经对我说过，有人问她，为什么高邮产那么多的双黄蛋，是不是添加了什么激素？以朱教授的专业理论和我对她曾经的介绍，询问者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我想该是我们注意的。

花开花落皆人生

□林华鹏

花开花落，是花的轮回，亦是命运使然。作为生活在红尘中的每个人，都会有潮起潮落的时候，这也是命运使然。

兴致勃勃赶到仪征芍药园观赏芍药花，已经过了花期。好友见大部分芍药花已凋谢，长长地叹了口气。一些像纸花一样的白色花朵贴在枝头，泛黄的花瓣似锈迹斑斑，在翠绿的杨柳面前，显得黯然失色。

好友凭网友的一幅芍药花盛开图，便相约我们前去观赏。一路上，我想象着千亩芍药花盛开的景象，该是何等壮观。然而，眼前的一切，让我感慨万端。走在花园中，竟是万花齐谢的惨状，真为此行感到叹息。

扬州芍药栽培历史悠久，自宋代起，芍药与琼花就成为扬州珠联璧合的两朵名花。难怪，好友催促我前去观赏一番。其实，我对芍药的花期知识不甚了了，如果早十天前来，定是百花齐放。买了门票，进入园里，观花赏景，走走停停。时有小鸟展翅翔飞，也有蝴蝶双翩舞。小草顽皮地生长，杨柳依依在清澈的河水旁展现迷人的倒影。

园中几个玩童的惊叫声吸引了我们。他们在玩平衡木，有长方形的，有圆型的。好友一时兴起，像个孩子一样加入其中，吃力地在平衡木上荡来荡去。看小孩像燕子般轻松地过关，我的心也痒了。可是，我跨上平衡木，整个身体顿时失去了重心，只得依靠臂力缓缓向前。连过三关，已气喘吁吁，腰酸背痛。看来，看似简单的东西，只有自己尝试后才知道其实并不容易。

玩过平衡木，我们继续观花。这些凋零的花朵就像中老年妇女，我也快凋零了。好友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我下意识地看了她的脸庞，光滑圆润，气质上佳。我说，你是一朵正在盛开的花。好友“咯咯”地笑了起来，再看看她的脸，真是笑开了花。

走了几步，前方一朵外红内白的花朵吸引了我的眼球。花朵四周尽是残花败叶，唯独这朵花顽强地盛开着。虽然它的几片花瓣已经枯萎，一张蛛网将它缠绕，可它的花朵照样引来嗡嗡的蜜蜂。我凝神地看着花，思绪里闪现好友的影子。信仰佛学的她，阳光地生活，对待友情顺其自然，一切崇尚简单，还资助贫困的儿童。她不是这朵花吗？

离开芍药园，我们来到一座未开发的荒山下。几个人带上食品向山顶进发。上山时，只有一条很陡的土路。好友弓身走在前，我们紧随其后，走了几十米，个个额头冒汗。到了山顶，我们席地而坐。此时，空气清新，静气逼人，偶尔有几声鸟鸣。我们听听音乐，聊聊天，说说笑话，感觉时间在此停滞，快乐在此永恒。

下山时，我们低头看着脚下的路，生怕一不小心摔下去。好友说，上山时低着头，下山时也低着头，都欣赏不到风景。我心想，我们能够走出去度假，抛开生活里的烦恼散散心，这本身就是最好的风景。

返程时，我们没有为这次看不到花开而失落，相反，个个都说不虚此行。下一次，有机会的话，我们还会出去观花赏景，管它花开花落，只要我们心中有一朵盛开之花就行。

旧时水乡

□徐春宏

高邮一带河多，与水有关的事情也多。在四十多年前的农村，农民种地用的役畜是水牛，水牛性情温驯，服从命令听指挥，虽有的牛有时偷懒，干起活来慢腾腾，磨洋工，但使牛的人用鞭子狠狠抽打它，它也不恼不怒，往往还立即改正错误，使劲把犁拉得飞快，使扶犁的人几乎跟不上它的步伐。也有的牛要心眼活极怠工，你让它上打谷场练场（拖着碌碡碾粮食）它磨磨蹭蹭，一会儿拉屎，一会儿撒尿，所以，当地人形容借口要方便而偷懒的人就说：“懒牛上场，屎尿直爽（爽，音读阳平，方言：下泻的意思）”这里的水牛与别处的水牛不同，有一种特殊本领——游泳，别看它是个慢性子，走起路来不紧不慢，可它到了河里，游起泳来像只快艇，一般泳技的人还不是它的对手呢！当地的牧童放完牛回家往要过河，这里的大河水深一般四五米，水面宽五六十米，有的超过一二百米，而这难不倒牛们，牛下水后如履平地，牧童牵着缰绳站在牛背上连脚都不会湿就游到了彼岸。当然，这也要看牧童与牛相处的感情如何，如果牧童不把牛大爷伺候好的话，它也会使点坏，在驮你过河时故意沉在水面以下，甚至来个潜水，让你尝尝苦头，弄得牧童衣衫尽湿，上了岸之后，牧童怒火中烧，挥起鞭子边抽边骂道：“倒刹！”而这牛满不在乎，由于它皮厚，可能并不觉得怎么疼，那大眼睛望着你，似乎说：“我不是故意的。”牧童也就作罢了。一般来说，牧童跟牛是有感情的，即使牛犯点错，也舍不得真打它，大多数牛与牧童之间的关系就像老电影《牛郎织女》里的牛郎与水牛的关系。夏天的早晨，牧童还得牵着牛到河边去洗澡。可能有人问，牛大清早洗什么澡呢？原来，夏天蚊子多，且夜间天气也热，这里的人们有一种给牛避暑又避蚊的古老办法，就是挖一个大坑，里面装满河泥浆，让牛呆在里面，只露出眼睛和鼻孔，又凉快，又避蚊虫叮咬。每天早晨，牧童带它到河里为它冲洗干净身上的泥浆。那河泥坑叫牛汪，牛进去呆着叫打汪。现在我们那儿的老人责备孩子洗澡玩水溅出浴盆还说：“看你洗个澡像牛打汪。”现在也没人懂其含义了。时过境迁，农村都实现了机械化，没人饲养水牛，水牛在乡下也很少见，以至于很多孩子都不认识水牛，偶尔见了它还问大人：“这大象怎么长角不长牙呢？”令人啼笑皆非。唉！美丽的水乡田园牧牛的景象再也看不见了。

说完了水牛，再说说水车。高邮水乡的稻田灌溉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流灌溉，靠近京杭大运河的农田采用此法，因大运河经一千多年的淤积，河床高于里下河地区四五米，自古运河东岸数万顷农田就靠引大运河水自流灌溉，至今仍是如此。另一种就是用水车。水车有人力水车和风车两种，均用木材制成。水车的机械原理很巧妙，是用长木板做成输水的长水槽，水槽里安装链式刮水板，利用轴和齿轮旋转带动刮水板将河水源源不断通过水槽传输到田里。人力水车一般四人操作，水车上有一横杆，人扶横杆，脚踩轴上的踏子，带动车轴和刮水板移动输水。过去，为了克服劳动中单调重复的寂寞，踩车的男人们在横杆上绑带锣鼓等打击乐器，唱起踩水号子，歌声嘹亮，歌词诙谐风趣，充满水乡情调，自娱自乐，把本来比较累的劳动变成了有乐趣的文艺活动。这里的民歌很出名也很好听，而大部分民歌就是源于劳动号子，种类繁多，什么栽秧歌、放鸭歌、打夯歌、挑担歌……难以一一列举。另一种水车就是风车。就是利用风力带动车轴提水，下半部分构造与人力水车相同，上半部分不同，用杉木做的三角形架子上横托转轴，轴上有六张帆，风吹帆，帆转动通过齿轮带动刮水板传输河水。这种风车当地农民叫洋风车，可见是从海外传过来的，但谁也不知从何时何地传过来的。现在，农田取水均用水泵，再也见不到风车了，不久再也没人知道风车了。

过去的高邮水乡不管是城镇还是乡村，都没有自来水。城里水井也很少，市民吃用水均从河里汲取，市区小河四通八达，民居大多傍河而建，城里砖石古桥众多，这就是古诗里所说的小桥流水人家吧？城里的河两岸每隔一段距离都有一个石砌或砖砌的带台阶的水码头，供居民淘米洗菜洗衣服之用。在过去的日子里，水码头不仅是居民们用水的场所，还兼有新闻发布中心的功能，街坊邻里的妇女们互相交流所见所闻，张三家儿子招工进厂了，李四家的姑娘考上大学了，王五家的孙子结婚啦等等凡人琐事，很多就从这里得知的。而现在，人们都住进了蜜蜂窝似的高楼里，同住一幢楼多年都叫不出姓名。

那时，农村集镇居民用水更方便，一般开了后门便是水边，住房大都傍水而建，有的住房就建在河面上，称河房，就是在河床边上打几排木桩，在上面铺上木板，然后在上建房屋，这种房屋在高邮乡下的古镇三垛和临泽就很多，镇里面青石板路，两边活动板门店铺，与苏南的周庄、同里等古镇大同小异。

那时的水质也让人留恋，过去工厂稀少，农村公社一般也就有三四家工厂，规模小，人少，几乎没有高耗能高污染的工厂，所以天蓝蓝，水清清，几十年都不变。人们到水码头淘米洗菜时，成群的小鱼在此等候抢食人们淘洗时洒漏的米粒和菜屑，你只要快速拎起水中的淘箩，总能拣到几条贪吃的小鱼。那时的河水煮开了沏茶那种甘冽和清纯是现在的自来水无法相比的了。

雁荡山的美景

□俞永军

欣赏雁荡山的美景需要丰富想象，需要移动脚步变换角度，需要耐心品味与细细琢磨。

沿着拾阶而上的蜿蜒山路，导游一个劲地强调：雁荡山的美景，一步一个；三分于神似，七分靠想象。

的确，白天的灵峰，云雾萦绕，鸟语花香，神清气爽，恍若仙境。

刚进景区大门，远远地就能看见两座山峰拔地而起，名曰：双笋峰。然而随着自己和导游快速移动的脚步，双笋峰渐渐变成一把竖立的剪刀、含苞待放的白玉兰、双手合十的两掌等。真是美不胜收，啧啧称叹的只有一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锻造了雁荡这一人间仙境。

事实上，夜晚的灵峰，朦胧轻盈，悄怆幽邃，思绪飘飞，更是妙不可言。

站在合掌峰下，按导游提示，踩着黄线背对它仰面打探，合掌峰顿时变成一只雄鹰，蹲在巨石上敛翅歇息。听导游介绍，喝了点酒的郭沫若观看此景后立即挥毫泼墨：“雄鹰踞奇峰，清晨化为石。待到黄昏后，雄鹰看又活。”

移动数步，循着导游手中的蓝色光束，左侧的灵峰幻化成一位妙龄少女，她穿着旗袍，丰乳肥臀，亭亭玉立，一条粗黑的麻花辫子拖得老长老长。她靠在右侧的倚天峰旁，正翘首以盼，等待远方情郎。

再走几步，灵峰和倚天峰幻化成一对深情拥吻的情侣。女的肩披长发，双臂绕过对方脖子，踮起脚尖，轻仰脸

颊，含情脉脉。男的身负行囊，一头卷发依稀可辨，他双臂搂住对方纤细细腰，身体前倾，侧脸颌首，相视相吻，情意绵绵。

在导游不停催促下，我们依依不舍离开“情侣峰”，似乎意犹未尽。约摸两三分钟，导游让我们转身，情侣杳无踪迹，剩下的竟是两只高耸的乳房。导游没说，只是一个劲地笑，偶尔来一句：男人看了笑哈哈，女人看了羞答答，小孩看了喊妈妈。

其实，这还不够，还需要展开无限遐思：出浴的少妇，趁孩子入睡，索性站在窗前，任凭徐徐吹来的凉爽的山风，默念远方的夫君。清风吹拂，皓月繁星，虫声和鸣，人与自然合二为一，无须遮掩，无须劳神，何等畅快，何等惬意。

古人云：天地万物，与我一体。道教说：天人感应，天人合一。佛教道：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在自然面前，人的生命微乎其微。如果仅仅局限某一点，被狭小的躯壳所限，将是短暂的，枯燥的。只有放飞心灵，让它与自然融合，变小我为大我，才会活得大气，站得高远。



题字 周同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唐素梅